

花衣裳系列



2.

我对老师有点慌心

WO DUI LAO SHI
YOU DIAN HUANG XIN

伍美珍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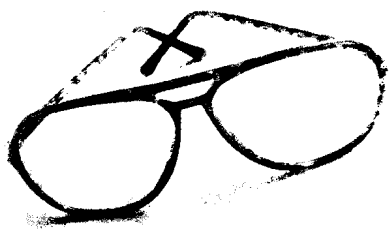
海天出版社

花衣裳系列

我对老师有点慌心

伍美珍 著

海天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对老师有点慌心/伍美珍著. - 深圳:海天出版社,
2002.1

(花衣裳系列)

ISBN 7-80654-597-2

I.我... II.伍... III.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
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75020 号

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)

<http://www.htph.com>

责任编辑:杨宏英 封面设计:刘 晖

责任技编:陈 炯 责任校对:赵春燕

插 图:何 俊

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

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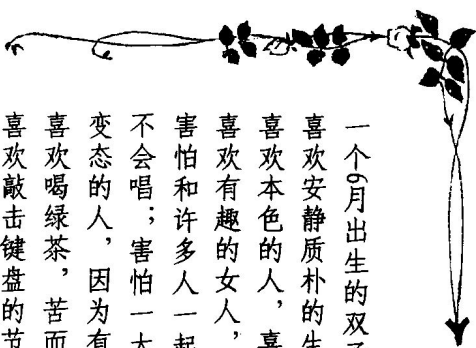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:850mm×1168mm 1/32 印张:7

字数:100 千 印数:1-5000 册

定价:12.80 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.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.



一个6月出生的双子座女子，待人很真诚，有时被人看作有点傻。

喜欢安静质朴的生活，阅读、写作。

喜欢本色的人，喜欢出色的人。

喜欢有趣的女人，喜欢善良的男人。

害怕和许多人一起喝酒，因为不会喝；害怕在喧闹中唱卡拉OK，因为不会唱；害怕一大群人坐在一起开会，因为不会发言；害怕遇到心理变态的人，因为有点脆弱。

喜欢喝绿茶，苦而香的味道。

喜欢敲击键盘的节奏，令我想起小时候的舞蹈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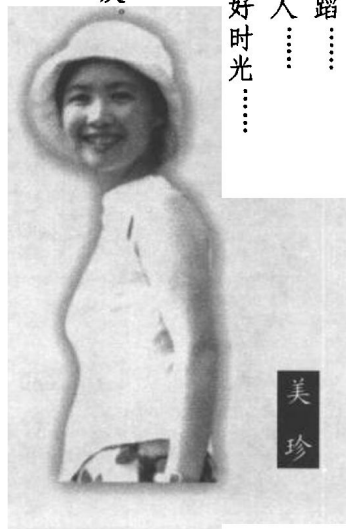
喜欢静静地回忆一些往事，一些令我难忘的人……

喜欢自己曾经经历的青春时代，那些难忘的好时光……

朋友有很多，名字也不少。

沙子是我，美美是我，美美沙子还是我。

敲出的字，印成了10本书，给12-18岁的朋友。



美珍

花衣裳组合

流行乐坛有青春组合的概念。花衣裳呢，也许是青少年文学写作界第一次女作家的自动组合。三件花衣裳，美美(伍美珍)、坏坏(饶雪漫)、辫子(郁雨君)。在都市青春、流行的写作路线下，彼此倾心彼此呼应，穿在了一起，想要为你们呈现成长路上层出不穷的美丽和难忘，度身定做贴切吻合和可被依赖的阅读

清新、好看、活力、浪漫的主打风格下，三件花衣裳各显神采：美美超幽默超好玩，坏坏特率真特鲜活，辫子很温情很透明。我们专心写作着活生生的男生女生，与成长息息相关，和少年心心相印。我们无时无刻不与亲爱的你们接通感应，随时准备刷新视野启动写作，给你们新鲜，给你们快乐，给你们美丽，给你们感动



怎么也浣洗不淡的少年质地青春本色里，我们抒写，我们沉浸，我们迎风上路，我们花枝招展。

花衣裳网址：<http://:rxm.3322.net>

目 录

我对老师有点慌心(1)

当时的月亮(21)

慌心夏令营(59)

KFC里的王子和“章子怡”(93)

幸运蓝丝带(122)

期待小鱼的闪灵(157)



我对老师有点慌心

我对老师有点慌心

“旺”是新来的实习老师，最近，我总是喋喋不休地和桂坦提起旺。我们走在大街上，看到店铺正在甩卖皮鞋，我就指着那卖鞋的男人叫桂坦快看：

“你看，那个瘦猴像不像旺？”

桂坦看了一眼，笑着推我一把：“你怎么想得出！”

又走，看到马路边竖着路牌广告：“旺旺牛奶——好喝哦！”我站住了，突然，哈哈大笑，引得身边走过的行人纷纷回头看我。

我笑得弯下了腰。一个小小的胖孩子站在我面前，仰头好奇地盯着我。不知为什么，看到他，我的笑气就跑掉了，终于揉着肚子直起身来，突然，这个小男孩也哈哈大笑着弯下腰去——跟我刚才的动作一模一样，虽然有些做作，但的确很像。眼看他已经笑成一团陀螺





了,我看着这善于表演的小东西发呆。这时,一直在旁边不动声色的桂坦却发出了响亮的笑声,就像街上店面新开张时吹的小号一般。

小男孩很快被他妈妈抱走了,我和桂坦站在大马路上相互埋怨。

是我先发制人:“我看你跟那个小神经病一样神经!你没看见他在学我?助纣为虐!”

桂坦却悠悠地说:“我正想问你呢,刚才你发什么神经?疯笑。”

我一听,又要笑了,只好拼命忍住,一团笑气堵在嘴里,话也说不出,幸好还有两只手可以帮一下嘴巴的忙——我指着头上的广告牌,示意桂坦看。

桂坦抬头看了,我眼里流露出期待她也哈哈大笑的表情,谁知她只是淡淡一笑:“哦,是为这个……”沉吟着不再说什么。

和桂坦做了多年的“死党”,就是学不来她的这套深沉和含蓄。

旺第一次来给我们上课的时候,我一点没把这个个头矮小的男人放眼里。不过,当他站在讲台后边,只露出他的西服和面部的时候,我才发觉旺是一个很漂亮的男子:头发有些自来卷,脸上棱角分明,眼睛是双眼皮,很大、很深沉,另外,腮边剃得青青的,给旺平添了几分英武之气。

正在盯着旺想入非非、几乎要怦然心动的时候，“呀——”一阵风刮来，教室的门打开了一道缝，旺回头一瞧，离开讲台，转身走过去关门，正在这时，旺不合时宜地暴露了他那西服下边的两条小短腿，我似乎听见全班女生和我一同发出了无声的重重的叹息。

不过，旺在讲台上才华横溢，把枯燥的语文课上得高山流水、热血沸腾。旺有演说家的才华。

我在家里和妈妈
说旺，当然，
决不会讲旺的英
俊面容或五短身
材，只是赞叹旺
这个老师课讲得
极其精彩、他的
知识面极广。弟
弟在一旁听了，



我对老师有点慌心



不屑一顾地说，旺这样的人，骗骗你们这些小女孩还可以。其实，他在课堂上贩卖的那些新鲜货色，我早就从报刊杂志、网络等渠道略有涉猎。弟弟得出的结论是：旺充其量不过是个二道贩子而已。

弟弟是我的孪生弟弟，和我同班。

老妈对我的话一贯有点心不在焉的，听了半天，她才如梦初醒一般地问我和弟弟：

“你们喊老师什么——旺？”

弟弟指指我：“你问小米，是她这么喊的。”

我说：“他姓王嘛，所以喊他旺，绰号而已。当然是在背后叫的。”

老妈说，叫老师绰号，万一被老师发现了，岂不要被老师穿小鞋？

可爱的老妈，她不从道德角度给我讲大道理，她实在得就像个单纯的大孩子。

我感到自己一定又犯毛病了。我独自一人的时候，会扪心自问：“你，是不是爱上了旺？”

我总是这样——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每隔一段时间，就会在心里爱上一个人。我会喋喋不休地跟别人提起他，每天都想见到他；若是得到他的一个笑容，我会开心三天，若是他对我视若无睹，我会连续三天愁眉不展，不停地问自己：“为什么？”

我是定期发昏的。这次，又来了！



我无力阻挡自己，虽然我的大脑几乎是清醒的。

但我恨自己，明明喜欢一个人，为了不让别人知道，就故意采取一些方法来诋毁他，比如给他起绰号，恶毒地攻击他等等，这样做，连我自己都觉得很虚伪。再说，我从没见过像我这样对爱情不专一的人。若是在《知音》等杂志里，像我这样的一定会被写成坏女人。

可是，我总是不由自主。

旺很快就博得很多女生的芳心。下课时，她们全都在叽叽喳喳地说旺。

除了桂坦，我看全班女生都疯了。

我也是夹在这帮疯狂人群中的一分子。

旺在下课后，常常不回自己的办公室，而是跟大家聊天。我挤在人群中，看着旺和大家对话，平时也伶牙俐齿的我，这时候却嗓子发紧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弟弟这个对旺不屑一顾的家伙，竟然在人群中跟旺激烈辩论着王朔批评金庸的是与非。

旺虽然不赞同弟弟的观点，但眼神里明显流露出欣赏的样子，看得我妒火中烧，只恨自己平时不看报纸，失去了这样一个让旺注意我的大好机会！

期中考试。旺给大家发试卷，他走到我身边，我的心正在狂跳，一张冰冰冷的试卷从旺的手中飘然而下。我紧握住试卷发呆——这是旺刚才用手拿过的地方，虽然体会不到他的体温，可是感觉很不一样。





坐在第一排的吴限娇声喊“老师”，旺就像个殷勤的武士，弯腰指点试卷上没印清楚之处，随后，旺又大步回到讲台前，向大家说明几处“有可能不清楚的地方”。说完，旺又一次来到吴限的座位前，慰问一番：“这次清楚了吧？”

我盯着吴限那无限做作的后脑勺，心里骂道：“妖精！”

若不是妖精怎会把马尾巴扎那么高？

要不是妖精怎会夸张地在头上扎宽大的黄蝴蝶结？

要不是妖精她为什么对 girl 总是“淡泊以致远”，而对弟弟（以前）和旺（现在），却总是这样“娇俏以明志”？

弟弟不会爱上吴限，但他欣赏她，因为吴限数学成绩奇佳。每次考试总评，她总败在作文分上。

妖精写不好作文。班里作文奇好的才女一是桂坦，二是我。

可旺评讲作文时给桂坦极高之评价——“很有创作天分”，给我的评价则是“太中规中矩”。

谁让我从我妈肚子里出来就是个中规中矩的家伙？

可是，内心的我，也谈得上是中规中矩吗？

决心让旺在改试卷时对我“终身难忘”，于是，小心做起了手中的试卷。

中午，吃过盒饭，大家吵吵嚷嚷地商量着到旺家里去看分数。

旺的所谓“家”，只是学校暂时借给他住的一间房子，是开水房后头一排平房的一间，我早就听吴限说过：“左手第二间。”无数次经过那里，拼命掩饰着内心的渴望，望着那扇油漆已经斑驳的淡绿色的门，我想象着里边的样子……

吴限已经不止一次去过旺的家里。对异性，她就是这样的人——从里到外，都透着大方！

当年，大家都还是初一的小毛孩，吴限给弟弟写了一封长长的信，说是希望跟弟弟交好朋友，还送给弟弟一大堆新邮票。

当年的弟弟，还没有现在这样潇洒自如。他不知所措地把东西悉数交给老妈。

老妈看了吴限的信，竟然笑了起来，又拿给老爸看。

老爸说：“这个小女孩，大胆得很哪。”

弟弟局促不安地站在一边，像准备受审的罪犯。

我从那时候起，就恨上了吴限。我觉得她真是不要脸，居然给弟弟写情书，平时对我和桂坦，却是一副鼻子朝天的样子。

后来弟弟遵照老妈的指示，把邮票和信全部交还吴限，说：“我不能接受你这么贵重的礼物。我们本来就



是朋友了,不必写信的。”

对她这么客气!要是我,早就把东西扔到她的脸上去了。

桂坦表示她对上旺家里没兴趣。

最后,我挤在一大堆唧唧喳喳的女孩子堆里,兴奋莫名地向旺家里走去。

来到那扇曾经出现在梦中的门前,我的心忽然一阵狂跳。

一群人站在门口,你推我搡地不愿敲门。

里头大概是听到了外边的响动,门自己打开了。

旺站在门里,有点吃惊地看着这么一大帮如花似玉的女生。

大家也目瞪口呆地看旺,有的女生甚至捂起小嘴作小姐窃笑状。

旺虽然身着长裤,但上身只穿一件白色汗衫背心。旺身上的肌肉很发达,我感到没来由的心动和害羞。

旺憨笑着,很快醒悟过来:

“对不起,大家请进来。我加件衣服。”

又是一阵推推搡搡,大家才进门,我也走了进去。

正想好奇地东张西望一番,一个人从旺书桌旁的墙角处缓缓站起身,唧唧喳喳的声音忽然静止了——

那个站起身来的人,是一个女孩子。

她是吴限!



大家都和吴限对峙着，我相信不止我一人眼里射出恶毒的光。

旺穿上了一件短袖外衣，笑容可掬，问大家是不是来看分的。

我悲哀地看着旺，他的一举一动仍然让我动心。我不信眼前这个泛着诚实微笑的男人，会是个——色狼！

旺第一次用赞赏的目光看我，他告诉我：“还有三分之一卷子没批。到现在为止，你是最高分，98。”





可是,现在有什么用?

我看着若无其事的吴限混在人群中唧唧喳喳的样子,心想:人怎么会这样?

我的心绪前所未有的坏,坏透了!

桂坦见到我这一副蔫蔫的样子,问我:

“喂,考得不好?”

我不想让她猜到心事,就把耳朵乱掏一气,支支吾吾地说:“还不错,98。你96。”

桂坦这人,从不把分数放在眼里,她有时候是很傲气的。我就没法做到像她那样。一次没考好,我会念念不忘一年的。

桂坦看着我,歪头想想:

“嘿,你崇拜的旺,他没有表扬你?”

我突然变得脾气大起来:“我稀罕他表扬?去!”

我只想离开桂坦,就独自跑到窗户下边的一个空座位上,看外边的风景。

其实没什么好看的。几个男孩子在外边操场上打篮球。

我漫不经心地看那几个疯子冲来冲去的,有个穿红色运动衣的小子好面熟!

他是谁?原来是弟弟。

我拍拍脑袋,怀疑自己大脑要出问题。

转头去找桂坦,她在座位上看书,书皮我都看见

了，是塞林格的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。昨天她就告诉我，她已经开始第六次看这本书了。

看到桂坦平静如水的样子，我就为自己的焦躁深感惭愧。

如果你身边有这样一位朋友——她总能够吸引你，像磁石一般，你应该感到幸运呢还是不幸？

我觑着脸去抽桂坦手里的书：“别看了。告诉你一个新闻。”

“我早就发现了，吴限和旺关系不太寻常。”听完我的新闻报道，桂坦沉思着说。

“你发现了什么？”我急煎煎地逼问桂坦。天，看来只有我一人瞎了眼！

“发现——？这不好说，也就是直觉而已。”桂坦吞吐吐的。

“你快说嘛，我不会跟别人讲的。”我低三下四的样子很令人起疑心。

桂坦想想，一甩手：“还是不说。我平时最讨厌班上那些长舌妇，自己也不想同流合污。”

“呀——，你吊我胃口！不够朋友！”我生气了。

桂坦并不回答我的问题，而是说：

“小米，我昨天看到旺的女朋友了。”

女朋友？我呆呆地看着桂坦。其实，我真傻，旺都读大四了，怎会没女朋友？

